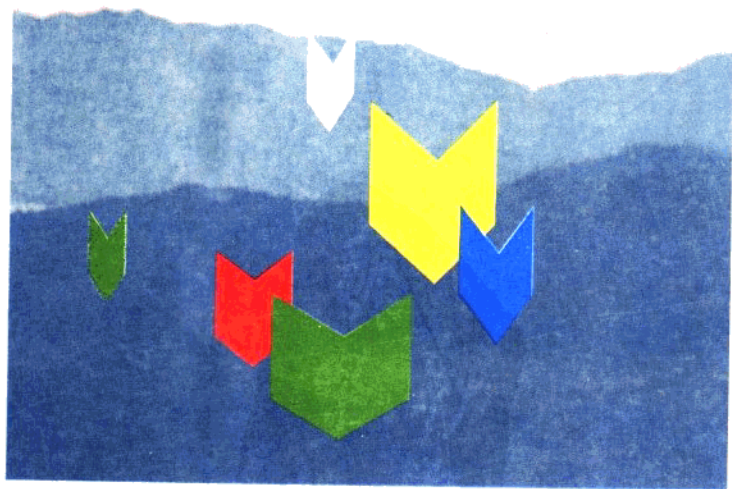


中学生课外文学读本

# 外国短篇小说选

(一)

蒋卫杰 编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中学生课外文学读本

# 外国短篇小说选

(一)

蒋卫杰 编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小學生課外文學讀本/蔣衛杰主編·—北京:民主與  
建設出版社

(中小學生課外文學讀本)

學校圖書館裝備用書

ISBN7—80112—039—6

- I. 中…
- II. 蔣…
- III. 文學—外國—學生讀物
- IV. 128

**中小學生課外文學讀本·外國短篇小說選**

主 編:蔣衛杰

責任編輯:鄒玉言

出版發行: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東廠胡同1號

郵 編:100006

電 話:(010)65275953

印 刷:保定市西城膠印有限公司

開 本:787×1092 1/32

印 張:30.625

字 數:665千字

版 次:2004年3月第二版 2004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數:2—3000

書 號:ISBN7—80112—039—6/G·028

定 價:(全套5本) 總定價:68.00元

# 目 录

- 磨坊之夜..... (1)
- 项链 ..... (36)
- 西西里柠檬 ..... (47)
- 在海上 ..... (62)
- 小耗子 ..... (73)
- 喀布尔人 ..... (81)
- 十三夜 ..... (91)
- 我真幸运——我是个孤儿..... (110)
- 外套..... (117)
- 舞会以后..... (151)

〔法国〕左 拉

## 磨坊之役

仲夏之夜，天高气爽，梅里埃大爷的磨坊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院子里并排连放着三张桌子，正等候宾客光临。当地所有的人都知道，梅里埃的女儿弗朗索瓦兹今天和多米尼克订婚。人家虽然责备小伙子是懒汉，但方圆十公里内的女人都以爱慕的眼光注视着他，因为他长得仪表堂堂。

梅里埃大爷这座磨坊确是一处胜地。它恰好位于罗科勒兹村的中心，在大路拐弯的地方。村庄只有一条街道，简陋的房屋分列两侧；但在那拐弯的地方，有着逐渐开阔的草地，沿着莫勒尔河，大树成行，树荫浓密，遮盖了深邃的山谷。整个洛林省，没有一处风光比得上这儿幽美。左右两厢，林木幽深，古树参天，随着缓坡徐徐上升，视野所及，一片绿洲。朝南的方向，铺展着肥沃的平原，膏腴之地被活篱笆分割成

块，延伸到无边无际。七、八月大伏天时罗科勒兹村最为引人入胜的地方，就是这片郁郁葱葱的树荫。莫勒尔河从加尼树林直泻而下，仿佛它在树荫下流了好多公里而汲取了阴凉；它带来了潺潺的声响和森林的冰冷而又静穆的阴影。然而它并非唯一的清凉：还有各种流水在树林下歌唱；每步路都有泉眼涌水；当你沿着羊肠小道行走，仿佛会感到地底下有湖泊，要渗透青苔，利用树脚和岩石间最细小的缝隙，夺罅而出，形成水晶般的喷泉。这些小溪，纵横交错，潺潺作声，淹没了红颈鸢的歌喉。四周瀑布飞溅，人们置身其间如临阆苑仙境。

草地都湿透了。巨大的栗子树树影婆娑。草地边上，白杨树列成长阵，张开沙沙作响的帷幔。两行合抱的梧桐林带穿过田野，往上直达今天已成一片废墟的昔日的加尼城堡，这块连续得到浇灌的土地上，野草丛生，夹在绿树成荫的斜坡之间，像个花坛。但这是天然的花坛，草地就是花坛中的草坪，而参天大树则是巨大的花丛。中午，烈日当头，阴影变成蓝色，野草在酷热中昏睡，而飕飕寒风却从浓林密叶下掠过。

就在这儿，从梅里埃大爷的磨坊传出咔嚓咔嚓的声音，使万绿丛中一角充满欢乐的气息。磨坊的建筑物用石灰和木板构成，已经十分陈旧。它一半浸没在莫勒尔河中，河流到这里形成了一个清澈见底的圆池。上面装有闸门，瀑布从数米高处倾泻下来，冲到磨轮上，磨轮嘎吱嘎吱地转动，有点象一个忠心耿耿的老女仆生哮喘病在屋里咳个不停。每当别人劝他换掉这个磨轮时，他总摇摇头说，新轮子会更懒惰，活儿不见得干得那么好；他用手头能搞到的东西来修理旧轮，如

酒桶板、锈铁片，还有白铁、铅皮……轮子的外表已变得奇形怪状，布满了杂草和青苔，因而显得更有情趣。当银色的水柱拍打上去，马上珍珠四溅，它那奇怪的身躯便带着晶莹夺目的螺钿项圈转动起来。

浸没在莫勒尔河里的磨坊部分像是一条在那儿搁浅了的野人方舟。房屋的一大半是支撑在木桩上的。水在地板底下流过，村里的人都知道在那里河床的洞穴里可以捕到鳗鱼、大虾。在瀑布的下面，水池清澈如镜。倘若磨轮不溅起泡沫把它搅混，人们就会一眼瞥见成群的大鱼，像舰队一样缓缓地游弋。一根木桩上系着一条小船，木桩旁边有条破旧的梯子通到河面。磨轮上面架有木廊，这走廊上距离不匀地开了一些窗洞。壁角、小墙、梁檐、屋顶以及后来陆续加上去的建筑物，所有这些混杂物使磨坊的外貌酷似一座已拆毁了的古堡。但是常春藤已经长了出来，各种攀缘植物堵塞了较大的裂缝，给这幢古屋披上一件绿色的外套。路过这里的小姐们，总把梅里埃大爷的磨坊画在她们的画册里。

靠大路的那边，房子却比较坚实。石砌的大门向院子洞开，左右两旁盖有敞棚和马厩。在一口井附近，有一株巨大的榆树，浓荫遮蔽了半个院子。院子的深处，房屋的二层楼平列着四扇窗户，上面还有鸽棚。梅里埃大爷对房屋唯一的修饰，是每隔十年把正面粉刷一次。现在房子刚刚刷过石灰；晌午，太阳直射上去，全村都感到耀眼。

二十年来，梅里埃大爷一直是罗科勒兹村的村长。人们尊敬他，因为它善于积累家产。人家估计他一分钱一分钱地已积攒了大约八万个法郎。当初，在他娶玛德琳娜·纪亚时，他得到了磨坊作为陪嫁，而他自己除了一对胳膊，一无所有。

但是玛德琳娜对自己选择的伴侣从来没有懊悔过，因为他治家总是那么有方。今天老伴早已去世，他没有续弦，和女儿相依为命。当然他本来早就可以停止营业，让他的磨轮在青苔里睡大觉了；但这么一来，他会感到闲得无聊，房子也会显得死气沉沉。所以他仍然继续工作，以遣余生。梅里埃大爷是个身材魁梧的老人，长长的脸，沉默寡言，不露笑容，但是他内心还是很快乐的。人们挑上他当村长，因为他有钱，也因为他在主持婚礼时派头十足。

弗朗索瓦兹·梅里埃芳龄刚满十八。她身材比较纤弱，确实数不上是当地最漂亮的姑娘。可以说一直到十五岁时，她长得还是丑的。罗科勒兹村的人不明白，为什么父母亲都那么身强力壮，而女儿却长得不好，一副哭丧着的脸。但是到了十五岁，尽管她还是那么娇弱，却长出了一副世界上最漂亮的小脸蛋。乌黑的头发，乌黑的眼睛，和与之相配的玫瑰色的面容；嘴角时常带笑，颊上一对酒窝，额头清秀，仿佛戴着太阳的桂冠。就当地的少女来说，她固然较弱，但一点也不瘦，跟瘦字根本沾不上边；人们只是嫌她可能举不起一袋麦子罢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变得很丰满，最终她会长得像鹤鹑鸟那样圆润和甜蜜。不过她父亲的长期沉默使她从小变得很懂事。要说她时常微笑，那只是为了讨别人喜欢。实际上，她是很庄重的。

很自然，全村人都奉承她，因为她很和善，更因为她有钱。她终于作出了选择，因而引起了许多非议，大家认为太不象话了。莫勒尔河的对岸，住着一个身材魁伟的小伙子，大家叫他多米尼克·邦凯。他不是罗科勒兹村人。十年前，他从比利时来到这里，继承一位叔叔的遗产。他叔叔有一份小



小的产业，就在加尼树林的边缘，正对磨坊有几枪射程之遥。他当时说，来此为了变卖这块产业，然后就返回家园。但是好像这个地方把他迷住了，他从此再也没有动过窝。人们看到他耕种自己的那块田地，收些蔬菜，但以为生。他捕鱼狩猎；好几次，看守人几乎把他抓起来，要请他吃官司。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农民们都无法解释其费用的来源，结果给他带来了坏名声，人们似真非真地把他当作偷猎的人。总而言之，他是个懒鬼，因为人们经常发现他在该劳动的时候躺在草地里睡觉。他住的那间破屋，在森林的尽头，也不像是老老实实的年轻人的住所。说他跟加尼废墟里的狼有交往，也不会使老太婆们感到惊讶。然而年轻的姑娘们有时候鼓起勇气为他辩解，因为这个令人费解的人长得一表人材，灵活机智，体格健壮得像白杨树，雪白的皮肤，棕色的胡子和头发，在阳光下犹如黄金一般闪闪地发光。一天早上，弗朗索瓦兹向她父亲宣布她爱上了多米尼克，而且非他不嫁。

人们可以想象那一天梅里埃大爷吃了一记怎样的闷棍！按照他的老习惯，他一言不发。他的面部表情说明他在苦苦地思考着问题，他眼里闪烁着的内心的欢乐也消失了。就这样，父女俩赌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气。弗朗索瓦兹也一样，显得异常严肃。使梅里埃大爷伤脑筋的是要知道这个偷猎的混蛋怎么会迷住他女儿的？多米尼克从来没有到过磨坊。磨坊主暗中窥伺，他发现这个翩翩少年躺在莫勒尔河对岸的草丛中，假装睡觉。弗朗索瓦兹从她房间里可以看到他。事情已经一清二楚，他们一定在磨轮之上递送秋波，因而互相爱上了。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弗朗索瓦兹变得越来越严肃。梅里

埃大爷总是一声不吭。一天晚上，他不声不响地亲自把多米尼克领到家里。弗朗索瓦兹正好在放置餐具，她似乎一点也没有惊异的表示，只是添了一套餐具；不过她面颊上的小酒窝又凹了下去，笑容又露了出来。那天早晨，梅里埃大爷到了树林边上多米尼克的破屋里找到了他。两个男人在那里关上门窗足足谈了三个小时。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人们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就是在出门时，梅里埃已把多米尼克当作自己的儿子。大概老头儿发现他所找的那小伙子，整日价躺在草上诱惑少女的懒鬼，原来是个好青年。

整个罗科勒兹村都嚷嚷开了。妇女们在门口对梅里埃大爷疯狂之举没完没了地评论，说他把一个浪荡子引进了家里。他任人去说。可能他回忆起当初自己的婚事：在他娶玛德琳娜从而得到磨坊时，也是不名一文的；然而这丝毫没有妨碍他做一个好丈夫。再说，多米尼克的表现一下子就煞住了人家对他的流言蜚语：他辛勤干活，不怕劳累，全村人为之赞叹。恰好在这时候磨坊的伙计被抽中壮丁走了，多米尼克绝对不愿意主人另外再雇一个，就自己扛麦包，推小车，当磨轮不肯转动时，还得和它搏斗一番。他做这一切都是那么心甘情愿，诚心诚意，大家都很高兴来看他干活。梅里埃大爷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他因为自己有眼力看准了这个小伙子而颇为得意。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像爱情那样鼓起年轻人的勇气了。

在这繁重的工作之中，弗朗索瓦兹和多米尼克心心相印。他们彼此很少交谈，但总是含情脉脉地互相注视。一直到这时候，梅里埃大爷对婚礼还是只字未提。小两口都尊重这个沉默，等候老人家的安排。终于，有一天，接近七月半，他

让人在院子里大树荫下安放三张桌子，请罗科勒兹村的亲朋们晚上到家来和他一起喝一杯。等到院子里人已挤满，大家握杯到手时，梅里埃大爷高高地举起自己的酒杯，说道：

“我很高兴地向你们宣布：一个月之后，圣路易日<sup>①</sup>那天，弗朗索瓦兹和这位小伙子结婚。”

于是大家吵吵嚷嚷地碰杯。大家都眉开眼笑。梅里埃大爷还提高了嗓门说：

“多米尼克，吻你的未婚妻。这是惯例！”

两人脸色绯红，互相拥抱，在座的人笑得更欢了。这是真正的节日，人们喝光了一小桶酒。后来，只剩下几个知交时，他们安安静静地聊起天来。夜幕已经降落，晴朗的夜空，满天繁星。多米尼克和弗朗索瓦兹坐一条长凳上，紧紧地偎依着，默默无语。一位老农谈到皇上<sup>②</sup>已向普鲁士宣战；村里的壮丁都已出发了；前一天还过着队伍；仗会打得很激烈。

“好啊！”梅里埃大爷带着幸运人的那股自私劲儿说：“多米尼克是外国人，他不会出征。万一普鲁士人打来，他可以在这儿保护他的妻子。”

普鲁士会打到这里来的想法简直是笑谈。只要人们把他们狠狠地揍一顿，一切都会很快解决。

“我已经看到过他们了，我已经看到过他们了。”老农用低沉的声音重复着说。

大家沉默了片刻。接着，又碰了一次杯。弗朗索瓦兹和多米尼克什么也没有听到；他们在长凳背后轻轻地手拉着手，别人看不到他们。他们感到两个人呆在那里，目光消失在黑

① 圣路易日，即8月25日。

② 皇上，指拿破仑第三。

咕隆咚的深处，是何等的甜蜜啊！

夜晚是多么的温顺和幽美！全村静悄悄地睡在白色公路的两旁，像孩子那样安宁香甜。人们只听到远处传来醒得过早的雄鸡的啼叫声。长长的气流从近旁的树林飘来，轻似抚摸地拂过屋顶。草地和它们黑油油的浓荫摆出一副庄严的样子，神秘而又肃穆。从阴影中喷射而出的，所有的泉源和流水的声音仿佛是沉睡着的乡村的清新而有节奏的呼吸。有时候，磨坊的老轮子，困乏不堪，像只看门老狗，一边打呼噜，一边吠叫。它吱嘎作响，喃喃自语，晃荡在莫勒尔河的瀑布之中，在水帘的冲击下像管风琴似的不断奏出悦耳的音乐。从来没有一个更加安乐的境地曾经有过这样一片和平的景象。

## 二

按日子算，一个月以后，正好是圣路易日的前夕。罗科勒兹村陷入极度的惊骇之中。普鲁士人打败了皇帝，以急行军的速度向本村开来。一周来路过的人都警告说普鲁士人要来了：“他们到了洛米埃”，“他们到了诺凡尔”。照着他们来时如此迅猛的说法，罗科勒兹村的人每天早晨都以为他们从加尼树林下来了，然而他们并没有真的来。这更加使人胆战心惊。肯定他们要在半夜里袭击村庄，并且把所有的人都绞杀。

昨天夜里，临近拂晓，有过一阵惊慌。居民们听到大路上人声嘈杂，都惊醒了过来。当人们小心翼翼地半启窗户，认出是红裤子时，妇女们已经哆哆嗦嗦地跪下，在胸前面十字祈祷了。原来是一队法国兵。上尉立刻召见了村长。他和梅里埃

大爷交谈之后就留在磨坊里。

那天，太阳欢乐地升了起来。中午天气会很热。金灿灿的阳光在树林上面飘动，至于底下的草地上，白色的水气在冉冉上升。清洁、妖娆的村庄在清凉中苏醒过来。田野连同它的河流和泉水，姿态娇艳，如同带露水的花束。但是对这么个晴和的好天气谁也无心欣赏。人们方才看见上尉在磨坊四周转游，察看附近的房屋，又走到莫勒尔河的对岸，从那儿用望远镜研究全村的地形。陪伴着他的梅里埃村长好像在给他解释什么似的。然后，上尉把一些士兵布防在墙后、树后和洞窟中，主力部队则驻扎在磨坊的院子里。要打仗了？梅里埃大爷一回来，大家就问他。他没有开口，只是慢慢地点了点头。是啊，要打仗了。

弗朗索瓦兹和多米尼克在院子里注视着他。他终于从嘴里取下烟斗，说了那么一句简单的话：

“唉！可怜的孩子，明天我没法给你们办婚事了！”

多米尼克，双唇紧闭，额上皱起愤怒的眉头，间或耸耸肩，两眼直盯着加尼树林，仿佛他真想看看普鲁人士的来临。弗朗索瓦兹脸色苍白，神色严峻，走来走去，向士兵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士兵们在院子的一角煮汤，一边等饭吃，一边开着玩笑。

这个时候，上尉显得很愉快。他已经察看了磨坊靠河一边的房间和大厅。现在，他坐在井旁，和梅里埃大爷聊天。

“您这儿简直是个堡垒。”他说，“我们一定能坚守到今天晚上。强盗们晚了，他们本来早就该到这儿了。”

磨坊主仍保持非常严肃的神态。他已经看到他的磨坊被烈火烧得像火炬一样。但是他并无怨言，他晓得这是无济于

事的。他只是张开嘴巴说：

“你们应该把小船藏在磨轮后边，那儿有一个窟窿可以放船。可能小船会有用处。”

上尉下了道命令让人照办了。这位上尉长得很漂亮，四十上下，身材高大，面容可爱。看到弗朗索瓦兹和多米尼克两人似乎使他很高兴。他关心他们，好像他忘记了即将来临的战斗。他的目光跟着弗朗索瓦兹转，他的神态清楚地表明：他觉得她很媚人。然后他扭过头来朝着多米尼克。

“您怎么不在军队里，小伙子？”他突然向他发问。

“我是外国人。”年轻人回答说。

似乎上尉感到这个回答不够味，他眨眨眼睛，露出微笑：和弗朗索瓦兹在一起当然比和大炮作伴来得开心。多米尼克看到他在微笑，就加上一句：

“我是外国人，但是我能用枪射中五百公尺远的一只苹果。瞧，我的猎枪就在那儿，在您的背后。”

“您可能会用得上它。”上尉简单地回了一句。

弗朗索瓦兹已经走了过来，有点哆嗦。多米尼克也不管周围的人，把她伸出来的两只手紧紧拉住，捏在自己的手里，好像要保护她。上尉又微微一笑，不过没有再讲话。他坐在那里，两腿夹着佩刀，茫然若有所思。

已是上午十点钟了。天气十分炎热。四周万籁俱寂。院子里，士兵们在敞棚的荫凉下开始喝汤。村子里没有任何响声传来，居民们都替他们的房屋、门窗筑上了工事。只有留在路上的一条狗在狂吠。从热得瘫痪了的树林和旁边的草地，传出一个遥远的、拖长的、由分散的气息所组成的声音。一只杜鹃忽然唱起歌来，随后沉寂变得更加深广了。

突然，一声枪响撕破这沉睡的空气。上尉立刻站了起来，士兵们撂下吃了一半的汤盆。仅仅几秒钟，所有的人都各就战斗岗位。从上到下整个磨坊被占满了人。这一时刻，上尉已走到大路上，他什么也没有看见。大路向左右两侧延伸，白茫茫的一片，空旷无物。第二声枪声又传来了，但仍然看不到有什么动静，连一个影子也没有。但是当他回过头去，就瞥见加尼树林那边，两棵树之间，一团青烟像蛛丝一样飘摇上升，林子还是那么深沉和恬静。

“狗崽子钻到森林里去了。”他喃喃地说，“他们晓得我们已经在这里。”

于是，布防在磨坊四周的法国士兵和隐蔽在树林背后的普鲁士人之间的枪战继续下去，枪声越来越密。子弹在莫勒尔河上空呼啸，但双方都无一伤亡。枪声很不均匀，从每个灌木丛中射出。人们还只见几缕青烟无精打采地随风飘摇。这样大约经过了两个小时。军官哼着歌曲，仿佛无动于衷。留在院子里的弗朗索瓦兹和多米尼克踮起脚跟，从一堵矮墙上往外张望。他们尤其关注守卫在莫勒尔河边一艘破船背后的一个小战士；他匍匐在地，向前窥测，放一枪，然后滑进稍后的坑里装子弹；他的动作滑稽、狡黠、灵活，看他的人都不禁莞尔而笑。他大概望见了一个普鲁士人的脑袋，因为他猝然起立，枪托抵肩；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开枪，就大叫一声，身体一转滚进坑内，两条腿像刚杀好的小鸡的爪子，僵硬地抽搐了一会儿。小战士刚才胸前中了一弹，这是第一个死者。弗朗索瓦兹紧张地抽搦，本能地抓住了多米尼克的手，把它攥紧。

“别在那儿！”上尉说，“枪弹会一直打到这儿来的。”

果真，老榆树上传来清脆的一声，一段树枝晃晃悠悠地落了下来。但是这两个年轻人被这悲惨的景象怔住了，动弹不得。森林的边缘，一个普鲁士人突然像从后场上场那样从一棵树后出来，两臂在空中挥舞，仰天倒下。于是又没有什么动静了。两个死者好像在大太阳下面睡觉，沉闷的田野里还是看不见半个人影，噼噼啪啪的枪声也已停了下来，只有莫勒尔河水在潺潺流着。

梅里埃大爷以惊异的神态凝视着上尉，好象在问他仗是否算打完了。

“马上要打仗了。”上尉低声说，“小心点，不要呆在这儿。”

话音未落，一阵可怕的排枪打响了。大榆树好像被劈断似的，树叶一阵飞转。幸好普鲁士人的枪打高了。多米尼克几乎是抱着弗朗索瓦兹似地把她拖走了，梅里埃大爷跟着他们，叫道：

“你们到小窖里去，墙比较坚实。”

但是他们没有听他的，而是走进了大厅。大厅的木板窗都已关闭，十来个士兵静悄悄地等着，透过缝隙向外窥视。上尉一个人留在院子里，蹲在矮墙后，激烈的排枪还响着。他布防在外围的士兵一点一点地放弃阵地，当敌人把他们从隐蔽处逼了出来，他们就一个个地匍匐回来。他们接受的指令是争取时间，不要露面，使普鲁士军无法知道前面敌人的虚实。又一小时过去了。一个军曹跑来说外围只剩下两三个人了，军官取出怀表，嘟嘟囔囔地说：

“两点半了……好吧，我们还要坚持四个小时。”

他下令把院子的大门关上。一切准备就绪，要作一次顽强的抵抗。由于普鲁士军队还在莫勒尔河的对岸，不必担心



他们会立刻冲锋。两公里以外倒是有座桥，但是他们未必知道。他们涉水过河的可能也不大。军官只是让人监视大路，所有的力量集中在靠田野的那一边。

枪声又停止了。在大太阳下磨坊仿佛已经死去。没有一扇窗扉是开着的，没有一丝声音从屋内传出。然而慢慢地，一些普军在加尼林边露了面。他们伸长了脑袋，胆子渐渐大起来。磨坊里好几个士兵已经举枪瞄准，但是上尉喊道：

“别打！别打！等一会……让他们靠近一点！”

他们小心翼翼，用猜疑的眼光望着磨坊。这幢古老的住宅，沉寂而阴森，加上常春藤的垂帘，确实使他们心惊肉跳。然而他们还是往前走。当他们有五十来人到了对面的草地上时，军官喊了一声：

“打！”

密集的枪弹划破长空，继之以零星的枪声。弗朗索瓦兹颤抖不已，不由自主地用手捂住耳朵。多米尼克站在士兵们的后面注视着；等到硝烟稍散，他瞥见三个普鲁士人仰卧在草地中央。其余的已经躲到杨树和柳树的后面去了。围攻开始了。

一个多小时当中，磨坊到处是弹痕，子弹像冰雹似地打在古老的墙壁上。若打到石头上，人们可以听见它们碎裂和落水的声音；打到木头上的就钻进去，声音很低沉；不时产生的嘎嘎声说明磨轮被击中了。士兵们在里边轻易不发一枪，他们只是在能够瞄准时才射击。上尉过一会儿就看看表。一颗子弹穿过窗板，钻进天花板里。

“四点钟，”他嘀咕着说，“我们怎么也坚持不住的。”

果然，这场枪战渐渐动摇了古老的磨坊。一扇木板窗被